

崇川
往事

近时,一张西濠小学校门口的照片,勾起不少人的记忆。照片是我的老邻居姚剑湘女士所摄,其地已属现今的“濠西文化广场”,旧痕迹一丝不存,多亏照片让我们的记忆清晰起来。也见几位就照片中的那座门楼在询问,门额上原来写的什么字。这事我稍有所知,因料想应该有知之更详者,故没有遽加回答。眼看这子弹飞了一阵还未见动静,于是只好先作解人了。

以我所知,这门额上写的是“公善堂”三字。这个公善堂,其全称似乎应作“新安六邑公善堂”,或也称为“新安会馆”,它是在通徽商组建的一个公益组织,创建于嘉庆十七年。门楼就是这个公善堂的外大门。

我之所以知道门额为“公善堂”三字,是在淮阴人陈式周的《此登临楼笔记》里看到的。陈式周字武臣,清末在通州师范学校求学,因眼病而借住于公善堂歇夏时,正巧遇到客居于通的韩侨金沧江来游,两人当时有一段笔谈,其中谈及此处的书法。陈问:“此馆楹联以通直刺孙云锦为最佳,曾见之否?”金答:“大好,着笔用意脱然于畦町之外。”金接着问:“大门‘公善堂’三字额为谁书?”陈答:“年远不知为谁书。如何?”金说:“大好,气味渊古。”

这就是门额为“公善堂”三字的明证。至于门额的书写者,我也在里人金榜所著的《海曲拾遗》里找到了,此书载:“公善堂在西城外,系徽商公建。凡病故者,暂为安置其地,无力回乡者,另置义田一所,以埋其柩,诚善举也。学宪王勿庵宗伯有额以旌之。”这位学宪(江苏学政)王勿庵即浙江湖州人王以衔,乾隆六十年的状元。他曾于嘉庆十九年和二十一年两度来通主持院试,其时正值公善堂初建成,所以有题额之举。

少时听说,公善堂房屋的地砖下都埋有陶罐,罐里则放有人的骨殖。后来知道这是一个误传,公善堂的确置置棺柩,并料理同乡的丧事,但与陶罐没有关系。地砖搁于

公善堂与西濠小学

◎赵鹏



西濠小学校门 姚剑湘/摄

空陶罐上,主要因此架空而保持地面干燥。公善堂位近西濠河,地势近水,湿度比较大,所以才有这个措施。

1947年,因为内战不断,大量苏北“难民”涌入南通,公善堂的房舍也被这些难民及盐业警察占据。为了有以抵制,公善堂的董事们商量,决定创办一所小学,借以收回房屋。抄一则1948年3月9日《五山日报》所刊《新安小学今日开课》的报道:“城西的公善堂,因为屋空可惜,所以创设一所小学,和一班幼稚

级。经过一番筹备之后,已经就绪了。学生总额,共计一百六十名,四个教员轮流教授,定今日正式上课,各界都有人去道贺。学校的名称叫做‘新安小学’,内部布置,很合教育理想。”报道只说是“屋空可惜”,没有提及其他缘故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“西濠小学”,就是在这“新安小学”的基础上,加入附近的“西南营初级小学”扩充而成的。照片上可见“西濠小学”校名的那座两层楼,似是20世纪70年代所建,印象中原来的校门只是平房。

明清时期的掘港水师

◎程太和

掘港,地处长江北岸、黄海之滨。东、南、北三面环海,古为倭寇首犯要地。明洪武二年(1369),设掘港营及掘港巡检司。十三年,掘港营设水师,置战船8艘,从东西二营中挑选聪明、机智并惯识沙脉、淤网、港汉深浅的104名陆营兵丁入水师。其中40人充作侦察瞭望,64人分入8艘船,撑驾点水,指引向导,出海巡逻。

嘉靖三十三年(1554)三月,倭寇由海上入侵掘港,焚掠马塘、丛家坝等地。掘港营水师置战船100艘迎战。如皋主簿阎士奇率乡兵抵御,斩倭寇3人,活捉1人。掘港场御倭指挥使张明化因御敌不力而被判充军。四月,倭寇数百人自海上轮番上岸劫掠,掘港守备杨缙追击,射杀倭首,寇退。三十八年,掘港营水师置守备额沙船(大海船)8艘,分左右哨,哨官各1员,水兵188名。左哨官领沙船4艘,捕兵94名,驻扎北洋唐家堍等港,与耕茶寨会哨。右哨官领沙船4艘,捕兵94名,驻扎南洋陈家丫等港,与大河营会哨。

万历十九年(1591),倭寇侵犯朝鲜,沿海加强战备,复召精勇1000余名,增设战船60艘,事平裁撤,存水陆营兵400名,沙船8艘,战马22匹。所辖汛地南至石港镇,北接丁家舍,西达如皋城,东抵大海。

清顺治十八年(1661),改狼山副将为总兵,以右营及掘港营为外海水师。康熙十一年(1672),掘港营把总1员,驻李家堡(今海安市李堡镇),管理47个江汛,65个海汛,其中如皋县大洋梢港、海子洼港、陈家丫港、川腰港、东陵港、川水洼港、埃沙横港、唐家堍港、沙鱼洼港、甜水港等十处属掘港营。二十三年,由京口营拨调沙船3艘、唬船3艘到掘港营巡防。二十八年,掘港营沙船3艘仍归京口营巡防。

嘉庆十四年(1809),奉发掘港营唬船3艘。二十三年,掘港营奉发唬船2艘。

清道光二十五年(1845),奉发掘港营大沙船1艘,大舢板船2艘,小舢板船5艘。每届修造,由营解厂,总督暨昌把沙船、唬船奏改为阔头舢板,这样除原设水兵外,还可增配陆战兵,增强联合作战能力。

咸丰、同治年间,耕茶水师归狼山镇标掘港营管辖,特设外海水师千总1员,驻林家墩,专办海防事宜。其间,咸丰三年(1853),船厂停修,从前奉发船只,均经勘平,变价解解。同治七年(1868),移调中营游击1员、右营守备1员,入掘港营,专隶水师。八年,掘港营添设守备。九年,置江苏水师。改狼山镇外海水师为内洋水师,游击为营官。掘港营游击1员改为营官,备广艇2艘、轮船1艘,配正哨守备2员,副哨把总1员,外委1员,水兵80名,正哨都司1员,副哨千总1员,驻扎吴淞、十效两海口,与外海各营不分汛地轮流巡哨。

旧文
新刊

张謇于辛亥年派往袁世凯处的两个信使

◎管劲丞

辛亥革命,南北议和之际,张謇曾先后派遣刘垣和王潜刚两人面送密函给袁世凯。刘垣即张謇传记的作者刘厚生,武进人,张謇好友何嗣焜的女婿。大生纱厂第一次董事会,刘垣为董事之一。他俩关系密切而又长久。张謇任盐政总理,刘为总务科长,实际在负责;张謇任农工商总长时,又以刘为次长。有时张謇发出重要文书,找刘商酌。光绪末年编海关进出口表,附说即刘的手笔。这次赉送给袁世凯的信上,张謇称为亮直敏达介特之士。张孝若在传记中说到派去一位亲信,指的就是他。信外另附纸条,内容九录未载,据传记为八条。这上

面看不出有何钩心斗角的策画。张謇说明所以派人亲诣密呈,只为“屡发密电,或为人瞰,邮寄亦虑浮沉”。大概所用不过普通密电本。他俩之间还没有专用的密电,为此不得不派人亲诣密呈了。

另一次派人去送信,事在较前些时候,张謇在劝告袁内阁速决大计电末,附带提到“顷令王生潜刚奉诣,中道折回,尚拟令北有所陈说。”后来致袁内阁电中说的“饶生当到”,饶生即王潜刚。王原籍安徽霍邱,居南通甚久。其父王宾,曾任海门同知,张謇与有雅故,他视为晚辈,因而有王生潜刚之称。据说王宾与袁早年有师生之谊,张謇此次

派王潜刚前往,以及后来王当关监督,总是为的王袁之间有上述渊源。王潜刚带去的那封信,九录、传记都不载,致袁内阁电,“饶生当到”下云“前以鄙意为公拟内阁组织之预备,顷有所见,更电请采择……”,足见前信所谈,主要系以所拟内阁组织人选名单送袁。推想当初,袁意盖属张出组内阁,张则为拟具名单,而自己除外。刘垣带去的致袁总统书中为此说到“饶生所陈书中,凡公旧日信用之人,除军队外,愿公勿尽置左右,而拟以可遥为声援之地”云云,这是包括他自己说的。下文他推荐唐绍仪,便显然说明了这一点。